楚辭聽直

楚辭卷八

閩 黃文煥聽直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遽叶渠騎反

品曰受謝曰還曰冥凌浹行、字法句法、能創能煉。

箋生物之功、玄冬之所辭謝而不能任也。惟春能受冬之所謝。起而任之。萬物莫不乘春以生。魂獨不可

乘春以返乎。遠驟也、物之物然驟蘇也、氣之所鼓蕩、不逐也。寘與昭相反。凌與發相反。陽氣發萬物生氣、凌萬物。陽氣上升其象爲昭。陰氣下沈其象爲寘。魂不升而從陽、必且墜而從陰。當此三陽發物之候。氣誰就。幾候未離寒玄寘之氣。凌轢萬物者。未嘗不汲行於天地之間。以自聚其餘。爽實將挾物以墜陰。不胥蠱縱物以藏陽。故勸魂無逃。恐爲陰之所收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前將北總挈然後分列。以束章法。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膠叶摎剝叶居延反

品首段省卻現乎無東句以北段與魂轉之語緊相接連故可省也後人不解作法乃疑有殘缺應補豈不令古人一嗓白皓膠與白顏雞數相狀造句成工于為翔善奮發者春氣也善膠學者為氣寒氣也東北皆言天地荒涼之氣南言物類西言神設法各自變換

遊溯水水性善流溯也微波流迅疾也流迅則易言

亦倂在於流之中。不得安潛。而悠悠與波上下也。水中之物猶不易居。魂可度乎。白晧膠只謂霧雨之氣深而不欲嘗諸爲白皓之色。如有膠定之象也。霧既減而又將霧雨既止而又將雨。故其色長如是。霞光日彩不可得見也。炎火千里地氣炎熱若千里皆火也。虎豹行而噬人者也。遠見其行。猶可避也。蚖則遊伏以伺人。不易避矣。王虺伏而噬人者也。不履其穴猶可避也。壽則昂首以俟人。又難避矣。虎豹踞險隘

之中。取道所不能不繇。王虺雜魚狐之類。水陸將必有一遇、魂尚敢南乎。然蛇虺虎豹魚狐。彼皆不能自匿其形。亦必人為彼所得。乃能傷之。若蜮則潛於水中、射人之影、誰能逐步顧影。誰能燃犀繇形辨避、又更倍矣。蜮之為物、無目而利耳。聽人聲、便以口中之毒射人。讒夫之舌。何以異斯。此原所最宜心警。故以蜮為終招也。至于西方又有畏焉。南方之害人者物類也。西方之害人、乃專屬神化。物之蠱人咸以盜

遥藏而是神則得入矣然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叙之心將
狀固莫不如是哉原所願曰六神鬱服遊神並叙紛
無逢是之時乎可賴否乎顥顥冬夏積雲天光恒白
也凝凝寒氣結而不散也盈北極着北方山不生草
木水無他物顥顥凝凝長爲蕭條空虛之區魂將
欲孤往而填滿其地乎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
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安

叶一先反

品此段又總挈下數段以束章法下面飲食聲色闔
闢段段遞數總屬遲志充欲樂不可言先曰不可言
乃縷縷言之自恣安定則總挈之字法恣所皆恣所
懈恣所便恣志慮安以舒靜以安定客桑層層回應
窺內條各成生乎動不靜不可免也不閒不能靜也
優游則可自恣矣動不可恣靜可恣也靜中之恣恣
亦靜也曰安以定又曰心意安惟恐其不安不定而

逞固以恣往也曰恣又曰逞曰宂惟恐其不不完而因以不得安不得定也惓惓反覆真乃招哉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羹叶大賞反擇

叶徒各反存叶和張反純叶桑津反嚐叶弋

品將招之以飲食、分作四段。首二句言穀食、中幾言鳥獸六畜魚龍之美、味、終以醇酒。段法各有次第。恣嘗恣啜不沾薄不淡滋、不歠役句法互映。先曰吳酸吳醴、他國之味也。終曰楚瀝、本國之味也。字法互映。遂致、致其極美也、內納也、五穀稍乎。而所設者又有菰米、粥熟多至盈望、而所和者貴其致芳。爲羹之法宜調咸宜、鴿鵠與鴻、皆可以納於羹之中。而沂

可者又有新變言種種無不有矣、復有其特出此爲調其味而使甘也。苦狗以膾和醬也、吳酸吳人爲飯之法也、洎、沾、潸也、味沾潸則太濃、適得其中、不濃又不薄也。爽存謂爽脆之致存於此也。遂爽存者同一饌佳之恒味。一經煎灌、味遠有殊也、麗以先者、衆孫盜槃之肉、選所獨先也。前已述所擇、述所嘗、聽魂之自先之也。此曰麗以先則招魂者之代爲擇之、以眞其獨嘗之也。酒醇則入口無疵病、入喉無嗌病。凍

飲所以徐賞其清芳之妙。不求貪醉也。凍飲則所飲不復多。酒氣不速行、是不爲沉湎大歡所役。而深得微醺之趣者也。屈子自謂擧世皆醉而我獨醒。故以此以之是不碍於醒者也。非受役於皆醉者也。吳醴楚瀝、合兩國之味也。醴爲甘酒。瀝爲清酒、以甘和清。均以歸齊而辨烈也。不遽者、不須遑遽也。即所謂安定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

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鍾
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

品招之以聲音、分作二段。代秦鄭衛當時之樂也。歌伏戲之駕辯則古矣。楚之勞商揚阿、趙之簫又當時之樂也。投以詩賦則又古矣。段法皆自互映。張言樂之始。亂言樂之終。又自互映。四上競氣、語尤奇峭。變代秦鄭衛合四處之音也。鳴竽張而歌駕辯勞商、

樂聲歌聲互相雜也。徒歌曰謳、衆樂之聲傳。但以歌
謳之互答爲美。孤吹趙蕭與人聲相叶。謳者按歌之
節。歌者按簫之節。是謳和、歌歌、主倡、歌又、和簫、簫主
倡也。宋容衆者、代秦鄭衞、及竽簫歌謳之聲、悠揚跌
以爲不足聽。則有琴瑟在、是所當必定於此。此既言
歌復言舞、二八、舞列之人數也、詩賦則歌雅歌頌之
類也。娛人亂者、樂至將終、則皆足娛也。因其終於
引振者發也。樂一闋輒一變。聲之變者至此而气[illegible]

樂至聲、歌至氣。風雅詩詞、多以四字爲節歌、法縱、揚。而抑、抑而復揚。所謂上也、放也、即秦青入雲之響也。氣有所短、則歌聲沉而不能復上矣。聽歌譔者言所歌無不具也、前段來、背無謳和之歌、而以音悅魂爲主。故結歸空衆、此段未嘗無鐘聲之齊、而以歌悅魂爲主。故結歸歌譔、斯互異之旨也。

朱唇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嫭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

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婳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婳叶呼胡反徒叶房

宜叉澤叶待洛反客叶苦各反昔叶先絡反

品格之以女色、分作五段。此前飲食聲音為樓譬之

手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為其敢將詳招之也五段中言嫛
肉微骨者二舉全體也骨微而豐始求而有韻盤又
韻則顏面亦為減矣言宜咲者二此態之所從出也
咲則姿態見而有宜不宜之別態非可強為也言居
者二美人之神在目也言眉者居其三此似最無關
而最為有關所以助目之神者眉之美也言心者二
心非可得見而女德以性情為主故又特言心也複
處皆各有别肯總挈處兩言安飲食聲音皆未應安

字獨于女色兩曰安。女色之美、易于人以心安者也。
[illegible]婷姱之下、亟曰比德。有色必兼有德、婦容之所易
不足者德也。美好幽閒之下、亟曰習性之所成、又兼
習之所就、婦態之所益可喜者、習也。調均調也。內與
骨之際、天之所生、如君人之所謂制也。魂之四肢所
若在不安舒、逐而見此習都者、則當爲之一安舒矣。
逐而見此調娛者、則當爲之再表舒矣。容則秀雅者、
若此美而合乎法則也。姿既秀而又兼乎大雅也。秀

易而雅難是則眉目未顏中所尤相映發者也程[illegible]
姣也稚年而有雅兒無童心尤難也秀雅則窈窕之
中具靜安之致焉甝與之對不足以資我之靜安乎
滂浩以言廣大謂性度也婦人之性多屬褊隘得寵
甚驕失寵善怨未有廣大者心性不堪近則即顏色
有餘不爲足貴故于滂浩之後再言滂心恐色佳而
心未必佳也心滂則態愈綽約心態之主也態心之
輔也無滂心而漫逞綽態是謂妖態非雅態也心態

相、兼、而姣麗之致倍、添、其、溢、出。故上曰麗佳。此又曰
麗施。施態有餘則善施。心有餘溢善施也。倚耳、耳與
肉相貼曰倚、言不外反也。曾頰、即前所云豐肉也、肉
豐故頰能重、言面容之圓滿也。肉豐之人易于全體
癡肥。承言腰小頸秀、頰豐而頸與腰又未害豐也、穠
纖中度也。若鮮卑者直鮮卑之胡、其人必腰頸處小、
故舉以為比耶、最不可移者惟思、怨、較、思、又、更、難、後、
矣。有麗人以相周旋、則魂之心所用于彼者將沒于

[illegible]時之中。思怨未能遽忘。然漸可[illegible]
易平易也。平易其中而和其心。性情之可喜也。婦人
之心多險毒而少平易。多懆戾而少溫和。前言心曰
浩蕩。此又曰和易。惟廣大故能和易。惟和易故徵其
廣大。廣大若心之內藏。和易若心之外見也。以動作
者隨時隨事皆兼是心以行之也。前三段備寫姿容。
靜時之姿容也。此乃耑言其動。爲施芳澤爲拂袛而
舞爲留客皆其動時之事也。動則所謂習都秀雅態

之綿姣之施皆于動見之矣預言之于未動之先而動肺之愈美不待言也且不勝言也此文心吐吞之妙也娛昔者昔日之昔以今日之歡補之非荒淫而娛今也娛昔而已療愁救死當亦莊入正士所不譏也舊註不得其與義乃欲引古字而釋爲夜以切于詞客淺俚甚矣因以既畢無可復贊乃複言眉複言目複言齊複言宜咲複言豐肉微骨以爲總結律準乎不知厭也所以挑魂之慕使從吾招也前曰衍[illegible]

此又曰青色直眉曲者其形直者其色也色之青如
一線之直也目又曰婳婳然黠慧流盼之中咸有慧
心溢出也宜咲又曰嫣嫣咲貌前未咲而知其宜者
此以咲而益見其宜也前曰目宜咲咲與目相助此
曰靨輔奇牙宜咲以頰有靨輔之美口有奇牙之美
與咲相助也皓齒從未咲言之奇牙從咲言之前曰
豐肉微骨此增之曰體便娟凡肉豐者體或不能輕
便而娟好茲之爲體豐與遊兼也斯則複言之中又

各殊之旨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假叶古胙反

歸招之以宮室遊獵園囿花鳥。合作二段。前說聲音一段可了。却用二段爲牆列說。女色四段已畢。却又

復言。用五段寫遊覽。此之言宮室、言遊獵、言閨閣花鳥。可以分作數項。却只用二段了之。遊獵中可資多少鋪揚。却只用一句了之。段數之或多或少。詳之或詳或略。皆在寄情意度之外。此作法幻處高處。園中花木草。言薔薇桂樹。不他及者。以佩芳原之本懷也。園中衆鳥。既以鸞凰與各鳥並稱。又復結鳳凰者。以命鳳凰爲媒。飛騰原之本懷也。因其本懷以爲招也。此命意深處。前飲食聲色諸招。非原意中招之以不

應招之物至此乃漸與原意中相近然後下文顯言正諭愛民養士尚三王以爲招之終章法意脉轉換最有次第此二段遂爲承前起後之轆轤

箋此歷言爲魂造屋闢苑也絕霄觀之高出于霄之上也有堂有房有壇有觀有樹屋中之次第也屋欲次堂欲秀房欲在南壇欲小觀欲絕別屋又欲幽邃中之布置也薜蘭桂樹之下甄藏以恣志慮前因恣便恣擇恣嗜求者及志慮原非聲色飲食中人[illegible]

升招以所可恣志慮不存焉。芳彌路而原之志慮方屬之矣。紉佩由纕其在斯矣。茵鸞鳳即所云宜擾畜也。羣晨鳥之羣飛羣鳴槩在焉也。過是則各殊矣。代遊或彼去而此來。或彼來而此去。遊于園之中者互相代也。是遞衍不絕也。綠羣言代。綠代復言是。詳數鳥之情狀也。鳳凰翔而特繫于瑰歸者。鳳凰素爲瑰所欲得以供使令。圓之中畜以待瑰久矣。夯邇其飛翔之候矣。任所使之矣。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品此段便可直入察篤諸正論。却又將宜身保壽二語、再應前窮身壽延之句。居室定將應前安以定之句。乃將爵祿盛一語、延下尚賢類使諸侯畢之意。作末中又一承前起後之轆轤勢、已潮而故停、如琴瑟中之遲聲求媚。

淺夫伴彭咸、此源之務求死而不欲壽也。形容描摹、

屈原即欲壽而恐不得壽矣招其魂以拯救其形容

來幾枯槁者返而爲曼澤怡盛乎形容復而志意斷

舒然後壽命可保也曾祿盡則仍見用於朝可以不

爲彭咸矣居室定卽上文夏屋之旨也奔走無定居

若卽欲復用之知其何在哉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

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

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

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鄉叶式亮反當叶平聲海叶呼洧反明叶謨郎反卿叶去郎反讓叶如羊反

昂按經將吳名辭諸下赫赫巍巍首末語氣軒壯壯
言孤寡存乃及人身昌萬民理是王政必先大本領
不明不能行仁背言聽言察而後及孤寡存此尤德
澤之原也東西南北四語應前魂無東無西無南無
北背之離楚而爽處不可往者今將回楚而處處又
安矣魂使楚之庇四方更將使魂之庇矣語應上文
最爲工巧使人不覺四方治洽承洗身昌衆流之旨
舉傑魁政承先尚賢之旨流澤施與胃衆流恩澤章

尚書、天德明、與美善明、相應。段段互進、數段仍如一
段。結末曰、尚三王而所重在射禮之揖辭讓。乃欲升
三王于二帝、代征伐爲揖讓、尤有微意。

錫于里若寔地、廣民衆也。王聽不聽、魂所驚也。六神
謂服魂所冀也。聽若神而可以不待呼神矣。察篤
其旨而原之也。不察不如篤、不篤無貫察。天皆已逝
人所當爲不必察者也。隱者難明、人所謝爲不能察
旨也。用心於此、而孤寡足以自存矣。正始其者時其

從前之失德至今日而正。憑今日爲始。且以遺之後見。永無敗厥度也。四邑千畛者每一邑而皆燦然。於千畛之田則野無不闢。民無不農。阜昌固可立致矣。德澤章則爲先德而後威。又曰先威者至此時而可以用威也。威言武功。文言文教也。武以克敵。文以飾治。敵不克治不遐也。威文合而美善乃不受悔也。章以明而賞罰又焉有不當乎。此眞魂所顧返也。若日明之至也。民若雲。君若日。始之徑千里。邑千畛。政教

祗行於一國茲則四海無不理矣北南西東澤周不
訖矣讒人高張賢士無名讒所最駭也茲尚賢士矣
綠棄德澤而尚賢士錄尚賢士而並施流澤苛暴禁
讒罷誅士之豪傑直臝無不布滿於朝端豈猶有遺
賢乎魂若不歸是少一賢也故亟招之曰國家為也
赫赫雄雄而天德明配天之殘於是竟矣穆穆登降
而始之用聽用察也先成也繼之用禁也用誅也俱
可以不用矣相與習射禮而尊揖遜而已叔季厝亂

一象忽然而所尚者三王之治不惟可追其蹤並將趨而上之也以此為招而冀之來使一一恰慰有不驟然起勃然來哉

總品起處謝字存字決行字以字法相形為段法飲食聲色諸段層層點綴急字安定字以段法相縮為章法接徑諸段若與若日美善明天德明德澤章流澤施又以句法相形相縮為段法章法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品開口曰主此盛德、說得莊甚。千秋當世。孤推我之人以為德之主也。無所考、說得慘甚。不推君上不能

用且不能考而知之安得不壅蔽苦哉巫陽不肯從
帝之筮說得急甚蔽苦既長魂魄久散是一刻亦即
一刻之帝恩也

箋清廉潔三言之此立身之本未敢以一言而遠已
也清廉潔而後能見義明見羽而後能服義義積而
後德盛忠臣抵行之端發也上不考之讒乃得蔽之
矣君不惜才而委帝代爲憐善憐之帝終加不考之
君何哉辦遠湖也待筮螺之所在乃始下招于之

將有太後之怨。天下之人、沒遜謝而無所賴於巫陽辭謝之一言、作者之冷語。舊註俱連上作句始讀解而以為脫誤何嘗脫誤按、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首以何為乎四方一語、作下文東西南北之總挈。與大招同法。彼題而北隱恒幹字與、篤矢忠所以幹事欲幹楚國者原也。身恒存。國乃任

其匡幹、魂離魄而不克存身。何以匡國乎。離羅也、魂之散也、但以爲四方可無不之。豈知舉皆不祥之區哉。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壹叶行古反　久叶居止反

一品四段、易板、西方語最多、北方最少、以此爲段法之各變。從魂是索、存人益心、旋淵爢散、以此爲句法之

出奇。彼皆背之、奔而得脫。鋪敘極刻中。忽著一轉。又一段波之示幻。

箋東方長人。方求魂以供食。不往猶恐彼之其可從而應彼之求乎。習慣習也。生長其中者。受熱既慣。不爍流鑠也。釋解散也。魂爲炎熱所爍。將四散而不能聚也。蛇狐往來。來必納於倏忽。猶可藏避。至雄虺而遠斯難矣。虺狐纖傷人。猶借他物以供食。不專在人。以盡心。至雄虺而益心者專在於人。欲祈役之不能。

請今愈自損乎避盡艱矣。姦邪不害君子則一毫不能害矣。是皆以吾人爲盡心者也。旋出滿也。旋淵淵之旋聲如雷也。覺一墮其中、則終靡散而終不得止。謂旋淵之深也。旋旋淵而又若蜂蟻之封蓬兔蜂蟻、而又若叢菅之難食。即食叢菅而人若求水之難得、衆皆侑至三班何堪。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

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天叶鐵因反侁叶式巾反淵叶因反瞑叶平聲都叶丁奚反牛奇反災叶子私反

品人招止於門方北添白天上地下以見奇令亞門。下招者帝命者不隣才帝獨憐之則謂所辭怀美者。之大天仁多一辭楚國少一賢矣特言之上之諸歎

爾人不許人上天以阻之。冷想最為靈雋。魂既下。獲上天。則憤而寧入幽都。不願偷生世間。必至之勢也。將言后土侯伯之惡以阻之。世上既無仁明之君王。地下亦安有慈悲之侯伯。寓意最為淒涼。上下交窮。天無可往。不得不返楚國矣。下文亟挨入修門光景

發現。

楚帝之招魂也。所以惜賢才而俾之輔國也。天之生才實難。與其再生一賢才遲延歲月。不如護此將死

者子以重生之速也。若夫魂舍彼國、而以爲上天之
足樂。帝座之可依、以赴帝招。又誰輔彼國者。非帝意
也。故招之使返、而又阻之使學上也、虎豹豺狼九首
之夫、皆爲帝守關者也。上帝以生人爲主、何以容其
嫁害懸投哉。不欲世人之上天、故俾嚴爲守也。邪人
爲帝所屏以投諸。不許其上、賢人爲帝所需以經世。
又不欲其上也。既有啄害者、能越而過下。有投木九
十消力能敵之乎。有往來侁侁懸投人者、能嗣其丕

在以爲闘入手致命然後得擯者。不使其人之遁死也。射狼爲帝致罰於上天之人。非以供噬。故但懸之投之以苦之。仍俾不得瞑目。以前嘗楚痛。倏帝謂行法已畢。然後容其死也。嗚呼。上帝之酷刑。固有踰於人間者乎。排閶闔者原之夙懷。茲亦可以知恐而知懼矣。至於幽都。又有甚焉。后土之侯伯。皆代后土宣化秉化者也。乃身自爲虎豹豺狼。以逐人爲事。以甘人爲辭。曰血拇則所逐所食之人。其亦多矣。角也胝

也、首也、目也、合而為九約之身。遙望形狀、無一而不可畏也。嗚呼、地下侯伯之無道、又有倍於世上者矣。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門叶莫奔反。絡叶路。呼叶胡故反。居叶去聲。

開前面六段、皆用魂兮歸來在先。又疊歸來歸來於後。此用魂兮歸來起句、作二小段。後面用魂兮歸來

結句作二大段、互變其法、歸反故室與二結句相叙、前二大段中、又將作三段、高堂邃宇承像設君室、室家遂宗亦邇飾高堂總耿君室、則段落分列之中、又互相貫而無段落矣、天地四方二語總結前東西南北、天上幽都六段、若在入脩門之前、便有照應開鑽痕迹、今插入於入門後入室先、使人不覺法最工巧、善藏與大招幽陵交趾四語、應法插於段法之中相同、秦篝齊縷鄭綿、總括一魂衣、抑着此分個描寫、

可以略者備用詳。靜閒安、與大招語意相同。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

容脩態、絚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矊叶渠暘反　幕叶莫介反　來叶筇恭反　代叶徒係反　閒叶許研反

自高堂至多珍怪、統言宮室之美。蘭膏至侍君之閒、統言女色之美。言室中雜以山水花木、服飾玩好、以相錯綜。女色中復纖轉離榭脩幕、以與宮室羅幬相映帶。騰光遺視、特寫美盼之一俯一仰。則千秋美人閫奧盡此矣。侍君之閒、應前安閒。

簷高與邃兼。屋始相稱。堂前施檻、增宇之邃。軒則用層、配堂之高。高恐太明、而日光易以入。邃又恐太暗、而日光易以隔。有檻有簷軒、兩無礙矣。無居之處。錯以藝樹。蔭樹雖高、而無山光相佐發。則人工勝而天趣少。以其層累者、施之於靡高山。而後戶牖之間。皆、苔、石、之、逕、郁何玉之齊言有甚也。綢戶朱綴、雕欲門之戶、欲牆離之制。飾以采文之相綴也。連、戶之旁、與戶用連杆也。戶既施彩飾矣、與戶相連者、刻之[illegible]牌

相配也綴以朱文者繪工之事也刻以方角者彫
之事也各致其能也戶宇炤耀而無流水以助之決
趣又減矣愛導川谷周于舍下既經屋而去又繞屋
而復環屋之內處處得水處處可以聽水也來幾方
滙倒影其中不更燦發乎凡地之處高者必無得水
之勝今臺榭可以臨高而庭舍仍堪臨流是猶擅之
地靈也流水之旁蘭蕙緣徑已去而仍繞者水也已
過而仍返者風也不善復風亦善轉因水之曲助風

之旋。薔薇所在。風無不遍。既吹馨香以入堂。更緣簷堂而進。與風處處入。香亦處處受。上而未造之承塵。下而鋪列之筵。皆香之區也。又何王之善言。風善言香也。眞可以招魂使返矣。砥室、砥石之所磨礲也。翠翹、翠色之長羽以供玩也。蒻阿、以蒻爲阿曲之狀、拂壁也。壁有阿曲之處、蒻之制亦依之、俾相貼也。迅鬋致輕迅也。盛鬋不同制、鬋之或長或短、或便或削。或鬆或緊。各出新以鬪妍。故不同也。髮不能盡異鬋

則可異。疏棕之工拙所攸分也。順和順也。女多宮滿
易至相妬前同射遞代誤女者之意使其代也。此曰
順彌代惠所娛者之意自安于相代也。珠眉誰肯讓
入。有厭射而欲其相代者。則必有忿悁而怨夫來代
者。乃莫不相比相順也。是彌可以遞代也。順彌代而
曰容態好比者。觀其容態足以知其心也。固植謂其
胸中相順之懷卓然足以自植也。是其所見者大所
持者固也。女流耳何以能知和順至此。故復贊之曰

譽其有意也士無賢不肖乃入朝見嫉以厚之賢卒
受擯焉何讒人之不順也此玉之微旨也絙洞房謂
其容態所溢連續不斷遍於洞房之中若絙也此字
法之奇也睩視貌細而長曰曼微微轉睛之中而光
已上騰神有餘也曰騰又曰遺者注視之處若有餘
光遺于地也聯脉也睩者視之轉聯者視之藏轉而
光若上飛藏而光若下射於盼之致合而備矣靡顏
頭之柔如欲靡也離榭則即前之所云累榭也脩幕

刻即前之所云羅幬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蛇池並叶徒何反籬叶羅為叶訛

翡翠帳、與前羅幬脩幕相映。刻桷、與前刻方連相映。

芙蓉芰荷、與前蘭蕙相映。臨曲池、與文緣波、川谷徑

復、流潺湲相映。

箋此申前堂宇之說、以作此段之結句也。前所云堂檻山水之美、未及玩賞之人。此曰仰觀、曰坐、曰伏、曰臨曲池、則一一以茂對收之矣。前云二八遞代、蘭膏明燭、只及房中侍從、而未及外廷之人。此曰侍曰羅、則山水之趣、時時以外庭兼之矣。文異豹飾、猶詩之云羔裘豹飾、侍從之服色也。既低、低而待登也。主者將登、則步騎羅列以須俟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行叶杭　羹叶郎　爽叶霜

品此為招以飲食、與大招同。另為一段。却不用魂兮歸來句、使三段只若二段。其不欲顯分三段亦自有

故。此曰華酌既陳、下段曰肴羞未通、女樂羅只則女樂總因飲而設。到末酎飲盡歡、與此酎清涼只、羽觴增類和應。則此段與下段、又只是一段。不得顯分之爲三也。作者篇發揮的如此。

鑒宗家遺宗、即大招之所云宗家盈也。忠臣不惜其一身求必盡不顧其家。故以是招之也。食多方只、總括種種之飲食也。五穀之皆備、六畜魚鳥之皆全、則食之多也。五味適家芳用杜若、藥用其、類用醋、則

方言多也。大招與此皆言凍飲、並非作之新意。
是酒宜於凍飲耶。其曰敬而無妨、則招魂之眞丹也。
能敬何所不可、可以生而之死。可以死而又之生。詩
所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謂惟敬足以避讒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
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
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

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奇叶歌　離叶羅　下叶戶　先叶詢

迫叶補各反　白叶蒲各反　日叶若瑟叶朔　夜叶[illegible]文

假叶按　叶舉慮反

昔前之美人、皆言當夕淑女。此之美人、則屬作樂娛女。作側之淑女、莊言之。故曰騰光遺視。舞女不須莊言之。故曰娭光眇視。淑女必曰相代、女與女猶不欲其雜也。舞女故可雜坐。士與女不必分矣。下語各有斟酌。兩言激楚、終以同心作賦與造新歌相應。原之騷、半字皆激楚之調也。既作者被之管絃、未作者再待結撰。師弟同心耶、以作賦終其餘年可乎。言外微

意。悲涼無盡。

箋、前曰軒輬既低、步騎羅只、此曰肴羞未通、女樂羅只、皆言須俟也。造新歌而曰陳鐘按鼓者、樂聲、歌聲、必須節奏相叶。故以鐘鼓諧其節也。不合于樂而造歌。歌無所用之矣。涉江采菱陽阿、則皆其歌名也。娛光者、醉後之目、微帶娛戲之容。容帶娛、則光亦帶娛與恆時不同也。曾波者、因娛光而波、有之重疊矣。於情有加也。醉中之態、流出無盡也。不奇、猶奇、偶之說、

言發　曾複不一而足也髮有餘則辭易以

讚細[illegible]也發揚荷若樂之初奏也既歌而舞又曰激

激楚則始樂之再奏耶陽阿之調主于清徵故其言

曰陳鍾按鼓以發之激楚之調主于猛壯故其言曰

狂會震驚以發之吳歈蔡謳則繼激楚而和也激楚

其楚國之本有耶故又以吳蔡二國之音佐之耶激

楚之結殆樂之三奏乎發激楚則激楚爲始結激楚

則激楚又爲終始之所歌者先涉江采菱陽阿則激

迭同從諸歌而始發者也。獨秀先者、奏樂次序雜激、、、、、迭不在最先、而音之秀異則居獨先也。六博分曹者、樂既終而以呼白為助飲也。鏗讌與楔、則樂既終而復作也。樂再作而飲不休、則貴白日者又貴長夜。故亟繼之曰沈日夜也。結撰至思者、將更造新歌也。從前撰造之新歌、經營敍而已成舊詞矣。故又以深至之思為結撰也。思不求其至、歌不克新也。蘭芳假者、假字昭格之假、沈思所入、妙緒忽來、如芳風之乍到、

也。結擬以確乎人。而假則參乎天機天人兩盡
心之妙竅矣人有所極同心賦此則玉之爲原深悲
也。世事固事不堪復道。極於此而已。作賦以外無可
望矣如蔺者固同心之言也。欲不賦而更何爲乎邀
先故者相樂之擬先故舊也。君臣之道不可得明姑
盡歡以銷愁眷戀於同心故舊之朋。毋以魂離魄僵
添讒人之見快而已。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

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乘叶平聲　還叶旋　先叶私　兕叶詞　楓叶孚金反　南叶尼金反

品從前招以言宮室飲食聲色。皆旁詞耳。觀竝皆顧識。至作賦乃漸刊近。然後極矣。留此餘生僅供作賦小

到此忽着正論。催魂以君國之思、卽大招所云魂乎歸來國家爲也。大招顯言之、此隱言之、章法最奥、以使人耐思。爲工。其稱王之田獵、非以田獵之可樂爲招也。謂原被放而王之左右無其人、招之以輔王之忠腸也。誘騁先、引車還、課後先、此皆魂所宜、引宜誘、宜課也。寓意最曲。哀江南者楚地固皆江南之區也。前所招原以宮室飲食聲色作賦、返故居、皆爲原一身計耳。此曰哀江南、則專爲國家輔王無人而江南、

豈復是有哉終將折而入秦而已魂若不歸是不哀

江南也命想最潤景與

箋原之去郢以春故爲追遡之曰發春南征也菉蘋之葉初齊芷初生新春之景物也廬江長薄去國所經之地也畦瀛者瀛之中又有畦也倚沼登畦回望故國也去國漸以遠故曰遙望博也懸火爲懸燈延起者一燈既懸衆燈相延而遍起行陣之兵法也玄顔者猶以晨出人人在未辨色之白故曰玄顔也烝

若燐光照燭人人昏黑之顧皆受燈光所照耀懸火延起而獵陣齊突然後乘陣以獵有步走以提獸者有騶馬以提獸者分陣而各騁爭先也誘誘獸而使之出也騁屬人驕屬獸抑驁者抑獸之奔馳不使得逸去也既抑之而不使奔又若通之而使得奔引車右還讓獸之過以射獸左所謂若通也苟不以射左爲貴則引車相迎而直射之不待還車矣有抑之法無若通之法矣此言射與御之各中程也課後

先者、總、攻、獵、功也。君王親發憚青兕者、故記之旨也。故記曰射中青兕者死。君王所不宜親射。臣子當爲之代。故親發而曰憚也。國無忠臣、則邦即傾覆。君即死亡。共誰佐哉。君郎欲免於死亡、豈有所憚。共誰問哀。忘往之悲悽隱語也。誘騁須人則魂當返。引車須人則魂當返。課於須人則魂當返。君王憚於親發代射須人、則魂魄當返矣。朱明承夜、嘆放逐之久不返也。初於以春、朱明則夏矣、時不可淹、既夏而又將[illegible]

亡亡斯路漸而昔之路皆塵沙以去者迄今草萋芊
深杳無再經之蹤矣目極千里即前之所云遙望彎
也傷春心者歷歲遞遷不知易幾四時而昔者被放
之春日炯炯難忘如昨日事也則凡所傷者皆春心
也哀江南者欲魂哀念今茲亟來歸也國事日非與
朝之人不知哀亟待魂而後知哀也知哀乃知救也
總計東西南北四旁外添天上幽都判而為六宮壇
飲食聲色四種中進二八淑女於宮室又進二八女

樂於飲食、綴而為一。是其有意變化大招處。前曰蘭膏明燭、華容備些後曰蘭膏明燭、華鐙錯些、實色質醇。質卜其夜、前曰沉崇蘭宮室之美。精芳芬以夢人。靈與學通。後月嫈蘭假、許賦之妙。狹芳芬以滑衣。肝物自共。前後互映、最能致味。結層特久路漸、水概心目之感。淡宕淒涼、字外。神外。對着意青。